

简析近年来日本对中东的 “平衡外交”^①

蔡 亮 包玉婷

摘 要:对日本而言,中东不但是日本能源安全的生命线,还是其推进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尤其在安倍晋三主政期间,中东成为日本积极开展“平衡外交”的重要对象。日本一方面意图在美国和伊朗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借以提升本国的地区影响力,另一方面又谋求同沙特等国深化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的合作。这既是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提升外交自主性的必然结果,也是其重视能源安全和经贸合作等经济利益使然。然而,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主要受到“美主日从”的结构束缚、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冲突及外交关系难题、日本国家能力的限制三大因素制约,这使得日本在推进“平衡外交”的过程中面临着不可避免的现实困境。

关键词:日本 中东 平衡外交 日美同盟

本文作者:蔡 亮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中日关系研究中心 秘书长、研究员;

包玉婷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 研究实习生

责任编辑:乌兰图雅

DOI:10.19498/j.cnki.dbyxk.2021.06.003

中东地处海洋贸易线路要冲,是全球主要油气资源供应地,每年对

①〔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项目“欧亚互联互通‘瓶颈地带’的机制博弈与中国应对研究”(项目批准号:19BGJ041)和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创新课题“全球贸易治理新冲击与日本的自主性战略擘画”(项目批准号:SIISX201907)的阶段成果。

日出口石油占日本所需石油的 89.6%，因此中东石油的稳定供应对日本经济而言是生死攸关的问题。^① 受 20 世纪 70 年代第一次石油危机的冲击，日本开始调整其所奉行的所谓的“无原则石油外交”方针，即通过对巴勒斯坦建国的政治支持和对阿拉伯世界的经济技术援助，换取中东产油国对日本的稳定石油供应。^② 海湾战争结束后，日本政府进一步拓展与中东各国的多层次关系，现阶段更将对中东外交提升为日本外交活动的七大重点领域之一。^③ 总体而言，日本在维持日美同盟的基础上，将中东视为日本推进大国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推行“平衡外交”，从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积极介入中东事务，借以提升本国的影响力。

一、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特征

对美外交一直是日本外交的基轴，“美主日从”的不对称结构决定了日本外交的大方向要与美国保持一致，其“外交自主性”的提升空间也只能在不抵触美国大政方针的前提下进行。因此，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自然也不能偏离这一点。

从方向性来说，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有两大重点：一是围绕巴勒斯坦问题的外交；二是围绕伊朗核问题的外交。^④ 总体上，日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奉行三点方针：一是支持巴以之间“以土地换和平”的解决方案；二是鼓励巴以双方相互建立信赖关系；三是积极提供对巴勒斯坦人的经济援助。进一步地，在方针的落实过程中，日本强调要凸显其首倡的“东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和平与繁荣走廊”等多边框架所发

①〔日〕酒井啓子：「対中東外交——自主外交後退の背景にあるもの」、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4巻・対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 2013 年版、第 269 頁。

②〔日〕五百旗頭真編：『戦後日本外交史（第3版補訂版）』、有斐閣 2014 年版、第 164—166 頁。

③ 外務省編：「令和3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81433.pdf.

④〔日〕酒井啓子：「対中東外交——自主外交後退の背景にあるもの」、国分良成編：『日本の外交・第4巻・対外政策（地域編）』、岩波書店 2013 年版、第 273 頁。

挥的积极作用。^① 在伊朗问题上,日本的总体方针是在遵从美对伊外交大框架的同时,灵活运用与伊朗的传统友好关系,并将推动伊核问题的妥善解决与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相挂钩,积极进行外交斡旋。^②

从议题上看,日本强调政治上与以沙特为首的海湾国家建立“面向安定与繁荣的全面伙伴关系”,推动政治、安全上的“共同合作”;经济上在确保能源稳定供应的同时,构筑“共荣、共生”的双向互动;文化上强调“宽容、和谐”等包容性理念。^③

具体而言,日本“平衡外交”首先追求的是确保中东对日本稳定的能源供应,其次是通过在巴勒斯坦和伊核问题上的外交努力,提高本国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④ 时任首相的安倍晋三拥有极强的外交推动力,也十分注重中东在日本外交中的重要地位,如“和平与繁荣走廊”提出后共召开了六次部长级会议,其中有四次就是安倍主政时期召开的。在他第二次执政的近8年时间里,先后8次到访中东地区,频率为历任首相之最。^⑤

众所周知,能源安全是日本对中东外交的首要目标。2013年4月和8月安倍先后访问了除阿曼以外的其他海湾阿拉伯国家合作委员会(以下简称“海合会”)成员国,确保该地区石油和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的稳定供应。2017年,为了延长在阿联酋的海上油田权益,时任经济产业大臣

① “东亚国家合作促进巴勒斯坦发展”和“和平与繁荣走廊”分别是日本于2013年2月和2006年7月提出的多边外交倡议。「中東和平についての日本の立場」、令和2年3月17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middleeast/tachiba.html.

② 「イラン大統領選挙について(外務報道官談話)」,令和3年6月21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danwa/page3_003060.html.

③ 「日」安倍晋三:「共生・共栄・協働が作る新時代の日本・中東関係」,『日本の決意』、新潮社2014年版、第132—141頁。

④ Yukiko Miyagi, Japan's Middle East Security Polic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and Japanese Foreign Policy Making, London: Routledge, Taylor & Francis Group, 2008, p. 16.

⑤ 外務省編:「平成30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s10202.

的世耕弘成两次访问阿联酋,最终双方同意在石油天然气产业的上中下游共同发掘商业机会,培养人才并开展技术合作。^① 2019年5月,沙特最大的油田及相关设施遇袭后,日本考虑到从中东购买石油的成本可能会上升,该地区运输船只的战争保险将扩大到包括阿联酋和阿曼以外的航运业务。为此,安倍于2020年1月中旬对沙特、阿联酋和阿曼三国进行了访问。

此外值得一提的是,为表明积极参与中东事务的态度,2017年9月在日本的主导下,日本与阿拉伯联盟外长举行首届“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在对话中,日本强调应与国际社会合作,为相关国家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稳定支援,推进长期的开发合作,为实现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作出建设性贡献。^② 对此,时任日本外务大臣的河野太郎表示,日本在参与既有的关于中东政治和安全问题对话的基础上,也要在多边层次上构建新的日本和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略对话机制,就政治、安全、社会、经济、教育、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定期进行深入交流。^③ 因此,当特朗普政府宣布承认耶路撒冷为以色列首都,并决定将美驻以使馆从特拉维夫迁至耶路撒冷时,日本并未与美国同步,甚至连美国的迁馆仪式也未参加。^④

同理,当特朗普政府单方面撕毁伊核协议,不断对伊朗进行极限施压之际,日本则希望扮演美伊的“协调者”角色,以缓和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为此,2019年6月安倍访问伊朗,还邀请伊朗总统鲁哈尼于同年12月访日,一年内两国领导人实现互访,日本认为此举一方面密切了与

① 「JOGMEC、アブダビ国営石油会社(ADNOC)、経済産業省(METI)との協力覚書(MOC)の署名」、独立行政法人石油天然ガス・金属鉱物資源機構、2017年10月9日。http://www.jogmec.go.jp/news/release/news_01_000109.html?mid=pr_171009PR.

② 外務省編:「平成30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18/html/chapter1_00_02.html#s10202.

③ 「第1回日アラブ政治対話における河野外務大臣スピーチ」、平成29年9月11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files/000291517.pdf.

④ 「内閣官房長官記者会見」、平成29年12月6日(午後)、政府インターネットテレビ。https://nettv.gov-online.go.jp/prg/prg16297.html.

伊朗的国家间关系,有利于维护本国的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向国际社会彰显了日本的外交努力,即试图在美伊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对缓和地区局势贡献力量。^①

在经贸领域,日本加强同中东国家的经贸往来,一方面促进其外向型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意图提升本国在构建中东经济秩序的话语权。中东地区除了是日本最重要的石油供应源外,还一直给日本企业提供广阔的投资和制造业市场。如在日伊关系中,日本就一直试图成为伊朗同美欧等国交往的“管道”。伊朗作为中东地区的大国,且又扼守霍尔木兹海峡的咽喉要道,具有重要的地缘政治意义,因此伊朗一度成为日本在中东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②

此外,2016年沙特提出了“愿景2030”的改革纲领,旨在推动以经济领域为核心的全方位改革。2017年3月,日本和沙特签署了《关于实施日本—沙特愿景2030的合作备忘录》等一系列文件,两国进行战略对接,日本在多个领域协助沙特实现改革目标。当然,日本和沙特的合作并不局限在双边领域,还共同拓展第三国市场,发展了同其他中东国家间的经济关系,推广了日本的技术标准和价值观,提升了日本经济的影响力,助推了对地区经济秩序话语权的构建。^③

在文化领域,日本力求增强国家软实力在中东的影响。近年来,日本一方面通过联合国近东巴勒斯坦难民救济和工程处(UNRWA)向巴勒斯坦难民提供各种人道主义救助。自1993年奥斯陆协议签署以来,捐赠的资金和物资总数超过14亿美元。^④与此同时,日本还向叙利亚及周边国家提供了总价值超过29亿美元的人道主义援助,并积极帮助战乱地

① 外務省編:「令和2年版 外交青書(要旨)」,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055775.pdf.

② 「イラン・イスラム共和国基礎データ」,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area/iran/data.html.

③ 「サルマン・サウジアラビア王国国王陛下の訪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mofa.go.jp/mofaj/me_a/me2/sa/page3_002033.html.

④ 「我が国の対パレスチナ支援」,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040724.pdf.

区恢复社区卫生和医疗服务。^① 另一方面,日本又通过在中东地区建立日本学校、接受少量叙利亚难民、宣传日本饮食文化等方式,积极推进文化外交,增强本国软实力。日本还表示将继续向巴勒斯坦提供包括邀请加沙及约旦河西岸教师赴日培训等各种项目的援助和支持,力图通过青年教育等领域传播自身的价值理念,并对中东的和平进程施加影响。^②

值得一提的是,日本还通过政府开发援助(ODA)施加其政治影响力、推进中东地区的民主化政治转型和加强反恐合作。^③ 除此之外,日本还通过“日本与阿拉伯经济论坛”这一平台,明确表示支持中东、北非地区国家的民主化进程,并在反恐问题上多次倡导“中庸”和“宽容”的价值观理念。^④

二、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主要动因

对中东开展“平衡外交”,可谓日本在日美同盟框架下追求外交自主性的必然结果,是日本与中东地区的能源安全和经贸合作等经济利益使然,是日本提升地区及国际影响力和推动政治大国建设的驱动。

首先,在日本需要美国提供安全保障的同时,美国也需要日本积极发挥战略支点作用。因此,对于日本意图通过对中东的“平衡外交”,提升本国外交自主性的一些行为,美国表现出一定程度的容忍态度。其中,最为显著的表现就是日本在美伊之间进行的“平衡外交”。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敌对由来已久,尤其是特朗普执政后更是对伊朗推行了全方位的施压政策。显而易见,美国此举必然对日伊能源合作产生影响,日本若完全顺从美国则势必对其经济利益造成重大损失。为此,在美伊之间

① 外務省編:「令和3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81433.pdf.

② 外務省編:「令和2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bluebook/2020/pdf/pdfs/2_6.pdf.

③ 『2015年版 開発協力白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gaiko/oda/files/000137901.pdf.

④ 程蘊:《安倍内阁的中东外交:战略、地区秩序与困局》,《日本学刊》2018年第3期。

“搞平衡”，充当美伊间的协调者就成了日本的最优选择。2019年6月日伊两国建交90周年，安倍访问伊朗，成为41年来首次访问德黑兰的日本首相。日本此举一方面向伊朗释放善意，加强两国友好关系，另一方面美国需要日本的帮衬搭建沟通的途径。虽然随着苏莱曼尼被刺事件，表明日本在其中发挥调解的作用并不明显，但不能因此而否认安倍此次出访有助于提升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

其次，从能源安全角度而言，中东的沙特和阿联酋两国对日本的重要性尤为突出。日本从两国进口的原油占其中东原油进口份额的39.4%和24.8%。^①因此，安倍在第二次执政期间对两国进行了多次访问，首要目的就是确保能源的稳定供应。此外，日本还与沙特、阿联酋等国建立了联合石油储备机制，并逐渐增加储量和合作国家的范围，以避免特殊情况下对日本经济造成重大的冲击。此外，中东地区还是日本传统的投资和制造业出口市场。在投资方面，日本已同科威特、伊拉克、阿曼、沙特、伊朗、以色列、阿联酋等国签署了双边投资协定。^②在制造业方面，日本汽车占据了该地区一半以上的市场份额，销售前景广阔。此外，日本的大型机械和成套设备在中东地区也颇受欢迎。

最后，在日本首倡^③、美国跟进的“自由开放的印太战略”(Free and Open Indo-Pacific Strategy)中，中东是其中重要的地理和战略连接点。日本认为自由开放的印太两洋和相互联通的亚非大陆能够为世界的安定繁荣作出贡献，而中东地区恰好在其中起到连接两大洲的桥梁作用。^④

① 庞中鹏：《安倍在中东的“平衡外交”能否奏效》，《世界知识》2020年第4期。

② 程蕴：《深化中东布局》，新华网，2019年6月19日。http://www.xinhuanet.com/globe/2019-06/19/c_138131027.htm。

③ 日本的“印太战略”在名称上发生过两次变化，2018年11月改为“印太构想”(vision)。拜登上台后，日本政府在称呼上又改为“自由开放的印太”，而不加任何后缀语。参见「インド太平洋、消えた戦略 政府が構想に修正」、『日本経済新聞』2018年11月13日；「令和3年版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81433.pdf>。

④ 「自由で開かれたインド太平洋に向けて」、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000407642.pdf>。

因此说,日本在中东开展“平衡外交”,也是推进“印太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旨在与中东国家加强合作的过程中获得各国对“印太战略”的理解和认同,并且通过对中东进行长期的经贸往来、投资、人道主义援助等方式,将经济和技术援助转化成政治影响力,介入中东事务的同时推进地区的民主化进程,改变日本“经济大国,政治小国”的形象。

三、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得失

如前所述,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首要目标是确保稳定的能源供应,其次是强化与中东各国在政治、经济及文化等领域的联系,增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经济、文化影响力,最后是充当美伊之间的“协调者”角色,在稳定中东紧张局势的同时彰显日本的政治影响力。

总体而言,日本的首要目标——能源安全方面还是落实得较为到位。如,为强化能源供应的稳定,除了与沙特、阿联酋等主要能源出口国家保持密切联系外,日本也不忘伊朗的重要性。伊朗长期是日本的第六大石油进口国,但当特朗普政府极限施压伊朗后,日本对伊朗原油的采购量一度急剧下滑。对此,安倍于2019年6月访问伊朗的重要成果之一便是使日本获得了该国阿扎德甘油田75%的开采权。^①从近年来日本与中东国家建立的“日本—阿拉伯政治对话”“日本与阿拉伯经济论坛”等合作平台及签署的不少合作备忘录来看,次要目标——参与中东事务方面也可以说有所斩获。^②然而,对于第三个目标——扮演美伊之间协调者角色,展开“平衡外交”方面,日本投入了很多外交资源,却成效甚微,这是因为受制于“美主日从”的结构性束缚、中东地区内的矛盾冲突及外交关系难题、日本国家能力的限制三大因素的影响。

首先,“美主日从”的结构性束缚,使得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不

① 「日・イラン首脳会談」、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令和元年6月12日。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2/ir/page4_005055.html。

② 外務省編:「令和3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81433.pdf>。

可能是“等距离”的,即不能完全按照本国意愿行事,而不顾虑美国立场。如,2019年6月安倍访问伊朗之前,美国就要求日本对首脑会谈的内容予以通报。而当日本事后向美通报时,也保证日方将继续和美方进行密切合作,通过统一的外交步调来应对中东局势。可见,日本想要完全脱离日美同盟的基轴,单独展开外交行动是不可能的。尤其在美伊关系恶化的情况下,日本的协调空间也会随之缩小。换言之,日本的“平衡外交”能否发挥预期效果与美伊两国对日本的信任紧密相连,但日美同盟不仅束缚了日本单独行动的手脚,也表明美国并不完全放心日本在中东地区施加影响力,进而使得伊朗也对日本始终存有疑虑。

其次,中东地区问题繁复,局势持续动荡的同时,地区内的矛盾纷争和外交关系难题也一直困扰各国。如伊朗和沙特的关系正是这种复杂性的真实“写照”,两国在历史、宗教、政治制度和地区领导权等方面存在的分歧和冲突难以调和。因此,日本的应对之策就是尽量与沙特、伊朗均保持良好关系,竭力避免为了一方而得罪另一方。为此,安倍在访问伊朗之前,特地与沙特、阿联酋的领导人进行沟通,在与伊朗领导人会谈时也强调日本深化与沙特等国的关系并不针对伊朗。

概言之,日本基于自身的利益,既要同沙特巩固关系,深化合作,又要和伊朗维持传统的友谊,但是沙特和伊朗之间却矛盾重重,短时间内难以化解,这也让日本推进中东外交时,必须谨慎处理同双方的关系。因此,如何在这两个存在分歧的国家之间找到平衡,是日本中东外交面临的一大难题。

最后,中东地区各种力量错综复杂,日本作为“遥远的域外国家”,军事投送能力也受到极大限制,加之日本在中东地区是力图在美国、伊朗以及沙特等国家之间保持微妙平衡,而军事领域又极其敏感,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对外关系的连锁反应以及国际社会的持续关注。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受“和平宪法”的限制和日本社会和平主义思潮的影响,日本国内对于向中东地区派遣自卫队的反对之声不断。如

2019年12月27日,日本内阁决定派遣自卫队赴中东海域执行情报收集

与保护日本相关船只的任务。但是 2020 年 2 月 2 日海上自卫队的“高波”号驱逐舰从神奈川县横须贺基地启程前往中东地区时,众多市民聚集在基地周围表示抗议。他们认为派遣自卫队非但起不到预期效果,反而会加剧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更对自卫队员的人身安全表示担心。此外,向中东派遣自卫队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就是日本突破“和平宪法”的现实例证,因此有抗议民众表示:“仅仅通过内阁决议就派遣自卫队是不合理的”。^① 可以想见,如若未来护航过程中,出现难以承受的人员或船舰损失,势必引起日本国内的大规模抗议,并成为被在野党抨击的焦点问题。总之,日本对中东的“平衡外交”面临着战略目标过高、国家能力投送不足及国内诸多掣肘因素等问题。

四、日本对中东“平衡外交”的发展趋势

近年来,日本将“为中东的和平与稳定作出贡献”列为外交活动的七大领域之一,将中东外交置于国家对外战略层面,重要性凸显。虽然日本在中东推进“平衡外交”的过程中,还面临着诸多困境,但是从长远来看,日本出于对自身国家利益的现实考虑,还是会努力提升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和话语权。

日本深度介入中东事务既是维护其能源供应安全的考虑,更是日本在世界范围内将经济影响力转化为政治实力的切实路径。如前所述,中东地区是日本“俯瞰地球仪外交”战略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也是推行“印太战略”的关键节点,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尤其在安倍第二次执政期间,日本形成了连贯稳定的中东外交政策,并显现出不断深化发展的趋势。从 2013 年 5 月安倍首访中东即提出要“谋求日本同中东国家之间的相互理解,探索更加深入的战略合作”^②,表明了日本积极推进对中东外

① 《日本海上自卫队驱逐舰在民众抗议声中启程赴中东》,新华网,2020 年 2 月 3 日。http://www.xinhuanet.com/2020-02/03/c_1125523741.htm.

② 〔日〕安倍晋三:「共生・共栄・協働がつくる新時代の日本・中東関係」、『日本の決意』、新潮社 2014 年版、第 141 頁。

交的姿态。在此基础上,安倍于 2015 年就“日本和中东关系”提出要进一步发展与中东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参与中东和平进程,加大对中东国家的援助和基础设施建设^①,为日本在中东地区的外交行动进一步指明了具体的方向,加深了对中东事务的介入。进而,在 2018 年初安倍表示要在现有基础上为中东地区的和平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②,表现出积极的战略姿态。

总体而言,日本持续地拓展自身在中东地区的影响力,在实现高层互访的同时,还单独向中东海域派遣自卫队,展现了日本一方面希望在中东地区施加影响力,以显示其强大的政治和军事能力,另一方面为自卫队的“合宪化”奠定基础。由此可见,日本的中东政策是其经过“深思熟虑”的结果,虽然日本在中东发挥的作用依然有限,但并不会改变其介入中东事务的总体趋势。因此,即使在安倍卸任后日本也持续积极介入中东事务。而拜登当选美国总统,还为日本积极介入中东事务营造了一个好于特朗普时代的外部环境。

拜登上台后一改特朗普执政时的中东政策,在继承奥巴马自由主义的中东政策的基础上,追求最低目标,最大限度地减少外交、政治、军事等资源的投入。如在伊核问题上,拜登批评特朗普退出伊核协议的决定。这一新动向对于意图在美伊之间扮演“协调者”角色的日本而言,无疑减轻了压力,增强了其“平衡外交”作用奏效的可能性。对此,日本一方面认为美国摆出与伊朗谈判的外交姿态有利于缓解中东地区的紧张局势,另一方面也希望伊朗能够进行建设性的正面回应。^③

2021 年 4 月 1 日,日本与阿拉伯联盟外长举行第二届“日本—阿拉

① 「安倍総理大臣の中東政策スピーチ(中庸が最善:活力に満ち安定した中東へ新たなページめくる日本とエジプト)」、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me_a/me1/eg/page24_000392.html.

② 「第百九十六回国会における安倍内閣総理大臣施政方針演説」、2018 年 1 月 22 日、首相官邸ホームページ。http://www.kantei.go.jp/jp/98_abe/statement2/20180122siseihousin.html.

③ 「日・イラン外相電話会談」、令和 3 年 3 月 10 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1_000502.html.

伯政治对话”，确认在应对新冠疫情、建立自由的海洋规则等方面开展合作。如在新冠疫情防控方面，日本决定在已经提供总价约 1.22 亿美元援助的基础上，再提供 3.8 亿美元援助，用于采购医疗相关器材和培训医务人员。此外，日本外相茂木敏充还指出，“对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行为严重关切”。日本认为虽然地理位置相距遥远，但日本与中东国家共同认识到基于国际法自由规则的重要性可谓意义重大。^① 对此，《日本经济新闻》分析指出，中国在中东的参与力度在加大，而美国在中东的影响力在下降，日本将弥补美国的作用。^② 当美国从阿富汗撤军后，茂木又于 8 月 15 日至 24 日连续访问了埃及、巴勒斯坦、以色列、伊朗等七国，一方面再度强调人权和法治对于各国的重要性，避免反民主浪潮波及中东全境，力促各方为实现地区稳定加强合作，另一方面试图与伊朗新总统莱希接触，充当美伊之间的桥梁。^③

平实而论，日本在中东推进“平衡外交”的过程中，面临着日美同盟的束缚、中东地区内冲突和外交关系难题等现实困境，使其外交策略难以发挥真正的作用。因此日本只有拓宽自身的战略视野，同包括中国在内的更多国家开展战略合作，才能更好地应对各种复杂局面，维护自身利益。

① 外務省編：「令和 3 年版 外交青書」、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files/100181433.pdf；「第 2 回日アラブ政治対話（結果概要）」、令和 3 年 4 月 1 日、外務省ホームページ。https://www.mofa.go.jp/mofaj/press/release/press4_009035.html。

② 「日アラビア政治対話」、『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4 月 2 日。

③ 「日本、中東の『力の空白』懸念」、『日本経済新聞』2021 年 8 月 15 日。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and several Japan high-ranking officials also announced fault opinions on Taiwan Question in succession, Japan's Defense White Paper (the 2021 version) also has a discussion upon the Taiwan question. In brief, the Yoshihide Suga administration follows the steps of the U. S. policy containment against China with a rightist position on its foreign policy towards China, showing a gradually accelerating deviation of policy on Taiwan Question could be seen. China needs to consider the situation and adjust its policy accordingly, in order to respond strategically to the U. S. and Japan. Effort should be also made in promoting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integration between the mainland and Taiwan to avoid simplified and stereotype thinking on the Taiwan Question.

Keywords: Defense White Paper; Taiwan Question; Japan's policy towards Taiwan; Yoshihide Suga administration; frequent deviation

A Brief Analysis of Japan's Balance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n Recent Years

CAI Liang, BAO Yuting

Abstract: The Middle East not only serves as a lifeline of Japan's energy security, but is also an important part of its strategy to approach great powers. Since he took office for the second time in 2012, Shinzo Abe had actively carried out a "balance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On the one hand, Japan intended to play the role of coordinator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Iran in order to enhance Japan's regional influence. On the other hand, it also seek to deepen political, economic and cultural cooperation with Saudi Arabia and other countries. This is not only an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Abe Administration's promotion of diplomatic independence under the framework of the Japan-U. S. alliance, but also due to Japan's emphasis on economic interests such as energy security

and economic and trade cooperation. However, Abe's "balanced diplomacy" in the Middle East is also constrained by a variety of factors relating to structural limitations of the Japan-U. S. alliance, religious conflicts in the Middle East and Japan's own lack of national strength, all of which have made Japan inevitably face with predicaments in the process of advancing its "balanced diplomacy".

Keywords: Japan; Middle East; balanced diplomacy; Japan-U. S. alliance

The Policy Design Of "Principle Of Public Welfare" under The "Yamaguchi System" of Japan's Komeito Party

HE Xiaosong

Abstract: Since Yamaguchi Natuo became the leader of the Komeito Party in 2009, under the "Yamaguchi System", the Komeito Party has introduced the policy design of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welfare". That is the design of building a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the support of all generation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increasingly serious problem of the declining birthrate and growing aging population in Japan, the Komeito Party has implemented the reform of social security system with the support of all generations, and passed relevant bill amendments in 2021 to continuously improve the social security system. In the meantime, especially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in 2020, the Komeito Party offered various proposals, including ensuring the development and supply of vaccines, paying 100 thousand yen to each citizen, and providing subsidies to the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 and freelancers as well as subsidies for employment adjustment, rent support, emergency support for students and support for cultural and artistic activities. Under the "Yamaguchi System", the policy design of "the principle of public welfare" implemented by the Komeito Party has played an im-